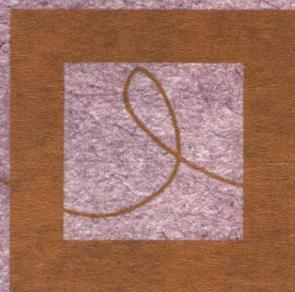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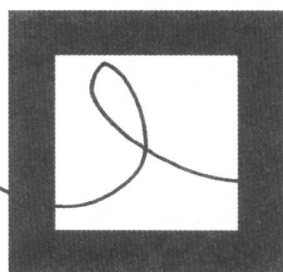
经济学的哲学

[美] 丹尼尔·豪斯曼 编 丁建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经济学的哲学

[美] 丹尼尔·豪斯曼 编 丁建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的哲学 / (美) 豪斯曼 (Houseman, D.) 编;
丁建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ISBN 978 - 7 - 208 - 06593 - 2

I. 经... II. ①豪...②丁... III. 经济学: 哲学 -
文集 IV. F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11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 划 王志毅
责任编辑 郑 嫵



世纪文景

经济学的哲学

[美] 丹尼尔·豪斯曼 编

丁建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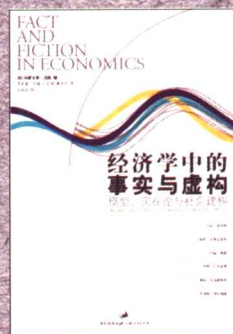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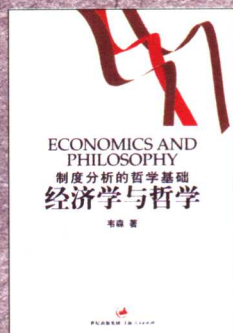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 页 1
字 数 408,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593 - 2/F · 1500
定 价 38.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探讨经济学的哲学的论文集，编者选取了21篇文章，深入讨论了“经济学与伦理”、“经济学的修辞”等经济学问题。丹尼尔·豪斯曼的前言和每编的说明分析了这些文章的历史地位和分析语境，使读者对经济学方法论有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本书不但适合经济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读到对这些问题简明扼要的介绍。

编者简介

[美] 丹尼尔·豪斯曼 (Daniel Houseman, 1947-), 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哲学教授;《经济学与哲学》杂志编辑。豪斯曼的其他著作包括*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 (1992) 和*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Methodology* (1992) 等。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第二版前言

本书乃是为三类不同的读者编纂而成：研习经济学与科学哲学课程的学生，职业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公众。不同的读者，虽学养各殊，趋向迥异，但我假设诸位都希望知晓经济学到底是怎样一门科学。本书把众多经济学的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名篇大作汇集一处，这里收录的诸多材料，对于读者理解相关问题甚为有益。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在本书的“导言”部分得到有关背景知识的介绍。

编辑这部选集的目的，是要帮助所有对于经济学方法论有兴趣的读者，为他们提供这个领域的全面介绍。我希望这个版本既能作为研究材料，又能作为教学资料；既能涵盖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议题，又能介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些议题所持的主要立场。

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这个选本还站在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了一番俯瞰。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包括经济学的目标、确立经济学命题的方法、经济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的关系等等——都是哲学问题。因此，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也都是哲学文章，而研究哲学就无法忽略前人的工作。我们无法把过去的所有智慧都压缩进一本教科书里，本书所选的原著也不是供思想史专家阅读之用。说这些话并不是要贬低那些专著，例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经济学方法论》（*Methodology of Economics*）或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的《超越实证主义：20 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Beyond Positivism: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这两部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概览，但是我确信这两位作者也同意，熟悉原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本书第二版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大部分保持不变。由于篇幅所限，我在第一部分删去了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John Neville Keynes) 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内容节选，在第二部分加入了我本人的一篇评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短文。

本书第二版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尽管甘纳·默道 (Gunnar Myrdal) 有关社会理论的价值看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把它单独选入第三部分的效果不是很好。罗伯特·索洛的文章应当说更加易读。本版还删去了科特·卡拉普霍兹 (Kurt Klappholz) 的文章，而加入了我和迈克尔·麦克佛森专为本书而写的一篇文章——“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这篇文章简要评介了实证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希望它能够起到有益作用。

在第四部分，我保留了雅各布·马沙克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计量经济学的评论，以及威廉姆·达盖尔对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作的比较。在这一部分，我有幸选入了詹姆斯·布坎南和维克多·范伯格的作品，他们的文章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某一分支的观点，立论全面而有力。我还拓展了这一部分涵盖的范围，选入了丹尼斯·缪勒的文章，它可以代表在产业组织领域内所作的工作。

本版第五部分有两篇新文章，即亚历山大·罗森伯格的“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和唐纳德·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这两篇文章对多数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提出了尖锐挑战。两篇文章都极富争议，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最后，由于现在有了具有详尽注解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书目 (Redman, 1989)，在本版中我精简了参考书目，使之更具针对性。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在多数选文后面附了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我希望感谢剑桥大学的 Patrick McCartan 和 Scott Parris 对本书第二版的帮助。很多匿名审稿人对本书的内容也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具名审稿人 Roger Backhouse 尤其对本书贡献良多。David 和 Joshua Hausman 协助我编定了本书的参考书目，在此一并致谢。

目录

第二版前言|1

导言|1

第一编 经典讨论|51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53

第二章 客观性和经济学中的理解 马克斯·韦伯|69

第三章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莱昂内尔·罗宾斯|81

第四章 经济学与人类行为 弗兰克·奈特|106

第五章 边际效用的局限性 托尔斯滕·凡勃伦|113

第二编 实证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 | 125

第六章 论经济学中的证实 特伦斯·W. 哈奇森 | 127

第七章 论间接证实 弗利茨·马赫鲁普 | 137

第八章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 | 148

第九章 可检验性与近似 赫伯特·西蒙 | 183

第十章 为何揭开引擎罩? 丹尼尔·M. 豪斯曼 | 187

第三编 经济学、意识形态和伦理学 | 193

第十一章 科学与意识形态 约瑟夫·熊彼特 | 195

第十二章 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 罗伯特·M. 索洛 | 208

第十三章 经济学、理性和伦理学 丹尼尔·M. 豪斯曼

迈克尔·S. 麦克佛森 | 222

第四编 若干方法论专题 | 245

第十四章 论经济学的工具 雅各布·马沙克 | 247

第十五章 经济学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252

第十六章 公司与经济学家 丹尼斯·缪勒 | 256

第十七章 市场作为创造性的过程 詹姆斯·M. 布坎南

维克多·J. 范伯格 | 277

第十八章 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差异 威廉·达盖尔 | 295

第五编 新方向与新问题 | 307

第十九章 经济学史中的范式和研究纲领 马克·布劳格 | 309

第二十章 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

亚历山大·罗森伯格 | 334

第二十一章 经济学的修辞 唐纳德·N. 麦克罗斯基 | 353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部分参考文献 | 404

术语对照表 | 426

译者后记 | 430

导言

凭空立说，没有证据，也不管证据，只从假想出发按照逻辑推演一番，那样所得的结论，定会大谬不然。

——托马斯·来福·皮考克 (Thomas Love Peacock), 《克洛切特城堡》

从18世纪经济科学诞生时起，有关它的方法论的争论就从未止息。即使在它最为显赫的时代（19世纪前半叶），也遭到许多人怀疑——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并不似皮考克般有趣。经济学真是一门古怪学问。它的很多假定都像是陈词滥调，比如说人们可以把他们的选择排个次序，或者拥有多一点儿商品比少一点儿好，或者，人们会在一系列选择中挑他们最喜欢的。还有些假定则是简单化的，比如说：消费品是无限可分的，或者人们拥有完全信息。这些陈词滥调或者简单化的假定，无不是“凭空立说，没有证据，也不管证据”，但经济学家却在它们之上，建立起宏伟的理论大厦。这理论大厦里有繁多的数学技巧，但是它的结论，尽管不是“大谬不然”，可经常派不上用场。这样的学问，能称之为科学吗？

这是个古老的话题，既复杂又深奥，因为不管承认或否认经济学是科学，其含义都很模糊。被称为“科学”自然是一种荣耀。若是经济学能取得“科学”的资格，那经济学家的咨询费自也会水涨船高。但“它是一门科学吗”这

种问题极含糊不定^[1]——提问的人是在问什么呢？是在问这学问的目标，还是在问它的研究方法，或是在问它的理论内容所依据的原则能否被整合到、或者归结到物理学里面去？在断定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时，此人是必须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科学，还是可以把社会科学看做一类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科学呢？

虽然这些问题不总是被摆到桌面上，可是它们困扰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长达两个世纪，而且直到今天依旧存在。实际上，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学科，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

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对于整个“自由市场经济”运转的调控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在二战结束后的 20 年里，“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远胜往昔，当然它们还是有失业和通货膨胀，但问题看起来能解决。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 60 年代达到顶峰。

今天（1993 年春）回首各国经济的表现，我们不但发现前景迷蒙，而且十分怀疑：有谁能在不加大财政赤字的前提下，恢复经济景气；在不导致经济崩溃的前提下，使前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或者能够缓和“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持续而且不断恶化的危机。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他们希冀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当然我们更不会惊讶普通大众的关注，他们对经济学家的意见更多地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不甚关心对经济理论的那些系统考察，他们会对理论为什么总是出岔子感到困惑不解。

进一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比过去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呢？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它们和经济学的危机无关。第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惟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2]换句话说，他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这可是个很有挑战性的说法，它使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者变得更加重要。

当然，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对经济学方法论感兴趣，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很多都是社会科学共有的。比如，对那些怀疑人类行为是否有规律可循的人们来说，他们会很自然地对“经济学家是否实际上只是硬造出了行为规律”这类问题有兴趣。作为最“发达”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注定要成为那些关注“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否可能、性质如何”的思想者感兴趣的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但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转折，它可以引出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感兴趣的第二个理论原因。在“经济学方法论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3]他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使得哲学家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兴趣。当代哲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已经得到的那些“智慧”的怀疑增长了。他们相信，为了研究“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需要关注“科学研究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因此，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它不但有我们前文提到的方法论的特殊性，而且，道德哲学家，无论他们觉得经济学提供的工具是吸引人的还是令人生厌，都不得不对福利经济学的成功或者失败作出自己的评价。

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然而，经济学家——其中许多都极其卓越——的思想成果，大多是零散的、在哲学意义上有争议的。许多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自身并没有具体的定位，对关于经济学的哲学争论的历史也缺乏了解。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

虽然这个选本试图让文章的作者们直接说出他们自己想说的话，但一些介绍性的材料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和品鉴这些文章。在这个“导言”的后续部

分, 我将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 使这些文章更加易于理解和免于误解。我将高度概括地介绍科学哲学、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与现状。在这些介绍性材料的辅助下, 这个选本所选的篇目对于没有受过哲学或者经济学专门训练的读者, 也将会是有用的。

◎科学哲学概览

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 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即关于知识的理论)的一部分——虽然科学哲学家们也会遇到诸如逻辑学、形而上学, 甚至伦理学、美学的问题。人们可以在先苏格拉底(Pre-Socratic)哲学家们那里找到一些对科学哲学主要议题的讨论, 但作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 科学哲学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逐渐出现的。现代科学哲学的早期巨子, 在 18 世纪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在 19 世纪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到了 19 世纪末叶, 才开始有了大量的科学哲学的专门论著, 作者多是科学家和科学史专家(如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皮埃尔·杜赫姆[Pierre Duhem], 以及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而不是职业哲学家。在 20 世纪前半叶, 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大多有科学背景)主导了科学哲学的思路^[4]——虽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学说也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是一个研究和争论都很活跃的领域。虽然人们对于如何研究科学哲学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 但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 甚至对于那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如此。

科学哲学所关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认为, 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1.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 科学主要是一种实用的活动, 其目的是发现有用的原则, 抑或科学只是为了寻求解释(explanations)和真理?
2. 什么是科学的解释?
3. 什么是科学理论(scientific theory)和科学定律(scientific law)? 理论如何与定律相联系? 为什么理论在科学中是重要的? 科学家们如何应用理论? 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是怎样被发现或者构建的呢?
4. 由理论而得到的论断如何与观察相联系? 我们如何通过对事实的观察与

检验来得到那些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来获取的知识，例如，电子或中微子的存在？我们对于不可观察的事实的论断应该被看做是有确凿无误的对错之分，还是仅仅作为有用的假想，其用途只是被科学家们用来对可观察的事实作出准确的预测呢？

5. 人们如何检验、确证或者证伪科学定律或理论呢？如何把它们和其他学科所作出的断言区分开？科学家的态度和实践方式与其他学科的成员有何不同？

6. 上面提出的这五类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样的吗？“做”科学的方式在不同的科学专业里有何不同？它们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人类的行动和制度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被研究吗？

科学哲学家们也一直在关心许多其他的问题。很多当代的工作专注于具体学科提出的具体概念和认识论问题。例如，现代物理学提出的时空问题与非决定论问题被不断地提交给哲学家们加以讨论，许多哲学原有的问题也随着科学的进展而被发掘出来。正如本选辑所收集的那些作品里描述的那样，大量的科学哲学的工作是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的解释，它们和理论科学家们工作的区别只在于侧重点的不同。

在讨论如上六类问题的时候，我不但将展示当代的观点，还将一并介绍它们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者（Popperian）那里的渊源。由于当代的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或卡尔·波普尔思想的反动（reaction），所以，不了解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无法理解当代的科学哲学。同时，无论如何，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主义者（特别是后者）的观点，对当代经济学家仍然有着许多影响。

◎科学的目标

传统上，有两个主要学派对科学的目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所谓的“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不但使我们能够作出准确可信的预测，而且能使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对现象作出解释。如果一个理论得到了充分支持，实在论者就认为它是真确的，即使它是在对一些不可观察的事实下断言也是如此——虽然几乎所有的实在论者都认为科学发现是可以纠错的，即，它们随着科学的发展会不断地被修正。另一个学派的成员被称为“工具主义者”，他

们对于能否确认那些对不可观察的事实下论断的理论为真，持有一种更谨慎的态度。工具主义者坚持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一套工具，使人们能借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预测。一些工具主义者十分强调科学预测的实际重要性，另一些则仅仅怀疑发现真理和作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注意，实在论者和工具主义者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当发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观察事实的理论来。他们的不同在于对科学目标的认识，以及对于不可观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论断的解释。^[5]在本书收录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篇颇具影响的论文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采纳的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

孰对孰错？科学家们只应该把自己限定在一个工具制造者（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准确可信的预测，从而使制造飞机或电脑成为可能）的地位上吗？抑或他们应当对自然和社会的真理有更高的追求呢？在哲学家和科学家内部，这问题并无定论。在大多数领域里，实在论根基更稳，但量子物理所带来的问题和它的特殊性，让很多物理学家对科学的目标有了更审慎的态度。

另外，我们希望通过理论化的工作来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但不真实的理论也未必毫无价值。托勒密的天文学把地球放在太阳系的中心，无疑，它充满了错误的论断，但现在仍然在航海中使用。而且，即使实在论者也没有理由不把托勒密天文学应用于航海。实在论者希望科学不仅仅是有用的理论，并且能够被评估和实际使用。实在论者当然承认，工程师和政策制订者都需要科学理论作出可靠的预测。

◎科学解释

解释可以清除疑惑，增进理解。人们通常认为，解释就是使不熟悉的现象变得令人熟悉的方法，但实际上科学家总是用人们更加不熟悉的事物去解释事情。水在室温下是液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司空见惯呢？但物理学家对此的解释却不是一般人能明了的。

很多哲学家认为，科学解释的核心思想就是揭示出某些现象或规律是更广泛或者更深刻的规律的特例。在充满偶然性和多样性的世界上，科学理论展示出隐含其中的规律性。注意，当通过发现某一现象是更基础的规律的特例来解释现象的时候，我们不必再解释这个更基础的规律本身。解释的终止之处，就